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三冊目次

經部·易類

涇野先生周易說翼三卷

〔明〕呂柟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二年謝少南刻涇野先生五經說本

周易議卦二卷

〔明〕王崇慶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蓮谷先生讀易索隱六卷

〔明〕洪鼎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六年吳御順裕堂刻本

古易考原三卷

〔明〕梅鶯撰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續道藏本

周易贊義十七卷(存卷一至卷六 繫辭上)

〔明〕馬理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五年鄭綱刻本

易箋問一卷

〔明〕舒芬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八年刻梓溪文鈔本

易學四同八卷別錄四卷(原缺別錄卷一卷二)

〔明〕季本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天津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年刻本

三六六

圖書質疑一卷

〔明〕薛侃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薛茂杞刻本

七〇二

涇野先生周易說翼三卷

〔明〕呂柟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二年謝少南刻

涇野先生五經說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易說翼

三卷》提要

刻涇野先生五經說序

戊戌八月

自漢唐來挾策習文字號儒家者，謂經焉求歎恨不生聖人之時得從聽其言，謂經遺經非聖人言哉！當時親炙之徒所傳與所得聞，夫非是與遺經在前而又歎息求所謂言惑矣。是故六經若大都然由入之道則不必同要之適國諸說經家雖所由入言人人殊，然抱遺經出所自得不愧稱明經士。今人應科試乃不然，崇一家疏經，守之不得旁及，雖勦說雷同漫不省戒，顧猶曰歎不聞聖人之言是，舖糟粕者惟乏酒味。願安所從得哉！予刻涇野先生經說傳業經家得茲意，毋勦說雷同求所自得，辟諸達大都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奚啻云足乃所由蹊徑，東西夫誰與問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此之謂也。

嘉靖癸丑冬十月朔門人江左謝少南識

涇野先生周易說翼卷之一

乾

官問卦之書者何曰自十一月至四月乾之畫也自五月至十月坤之畫也故乾坤之畫一歲之月數也其策一歲之日數也故六九而天下之陽事畢矣六六而天下之陰事畢矣

資始流行言无亨矣又曰乾道變化以下不亦復乎曰性命太和於流行雖已有之然言各正保合則以見利貞也夫元亨利貞豈有三理者哉猶聖人使萬國咸寧者不外乎時乘六龍耳故子夏曰元

不說翼卷之一

十一

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

乾何以自強不息也曰君子不動而敬以存性也不見是畜以知幾也不賴乎力以尚志也不違乎時以盡神也不易乎道以歷變也知斯五者則天矣故曰乾元亨利貞

潛龍勿用何以陽在下也曰君子大其學而后試相其時而后動得其位而后行察其幾而后諫是故小學而大用其用置遠時而妄動其動躐位卑而舉重則不勝失幾而強言則不信

二五之利者何曰臣之就君以行學也君之養臣以

治世也二五之利以德相遇也夫君臣以德相遇而民不康者鮮矣其利孰大焉

詔問君子終日乾乾何以反覆道也曰君子一念不誠不仁而不可為也一時不誠不天而不可為也故君子知德為至也而忠信以至之則獨知之幾無人能與矣知業為終也脩辭立誠以終之則事理之宜無入不得矣夫反復道者猶天運之不已乎三何以獨不言龍曰龍有九則無不中正三不中正也故君子以求之耳君子其猶龍乎四之躍初之潛上之亢龍皆中正耶曰四以勢言初與上

不說翼卷之一

二

以位言各有當也若王輔嗣謂乾乾夕惕非龍德者則過矣

或躍在淵何以進無處也曰有聖人之德矣猶詳焉而後行之謹也又何外乎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飛龍在天何以大人造也曰言大人之作之也於是乎命自聖人而立矣是故立斯在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其龍乎而人莫之知也詩曰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橫渠張子曰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踐聖者耳若夫受命肯出所性不存焉故不曰君

位而曰天德不曰大人君而曰造

元龍有悔何以盈不可久也曰夫子不云乎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詩云齊矣當人哀此策獨

用九何以天德不為首也曰天德為首則與物敵矣是亦一物也故君子大剛不剛而天下畏大用不用而天下服大善不善而天下慕故用九者不用九也詩云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璫璫不以其長若王輔嗣謂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者是以利言也

鸞問君子行此四德何以曰故曰乾元亨利貞曰此

不說真義之一

仲尼言天人之一也言卦所謂乾元亨利貞者雖天道也實為人事言之耳故君子而行四德即乾元亨利貞矣君子猶乾也此謂易之本義發端于乾六十四卦皆可通故程子曰行此四德乃合于

乾也

潛龍勿用下也以下何曰言人道也陽氣潛藏以下不亦瀆乎曰言天道也君子之盡人道凡以師乎天道耳故孔穎達曰前言六爻之人事後論六爻自然之氣也

乾元始而亨者以下何曰言四德一理也是故或別

而言之以盡其用或合而言之以著其體是故乾元始亨言亨即元也其利貞即乾元之性情也故乾始即能以美利利天下則亨利貞者非乾元之外又有物也故剛健中正純粹精之七言以贊此也六爻以明此也故聖人乘六龍以御天通其變使民不倦雲雨之比其然乎

君子以成德為行以下何曰則云者自各爻而言之也各爻而義足矣此言其序而統於五也故初九言未成也未成者未著也九二言進德也三四言歷變也至九五則其德大成矣若于進退存亡得

不說真義之一

四

失之間未知其權而九焉亦非聖人矣故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進退存亡得失之謂何曰由其處已也進退以位言存亡以身言得失以祿言由其行政也進退以人言存亡以財言得喪以土言

坤

顓問坤利牝馬之貞何以言地類也曰女子未嫁者不稱婦言未有夫也有夫而後稱然者輔乎夫也民之未仕者不稱臣言未有君也有君而後稱然者承乎君也以此為訓大猶有惟婦言是用

有篡弒其君者牝馬之貞地不可以先天蓋言順也故東北雖喪朋乃有慶也

坤何以厚德載物也曰麟鳳虎兕雖異性矣然而並產於山林松桂荆棘雖異用矣然而並生於林麓故君子之於善人也樂之如其有功也則又賞之其於惡人也誨之如其傷善也則斯罰之故賞一善而天下之為善者衆罰一惡而天下之為惡者孤物其有不載乎物其有不載乎

馴致其道之謂何曰屋漏之或愧市朝可得而肆也官臺之不肅夷狄可得而致也履霜堅冰言君子

以漸而為著者也

官問敬義立而德不孤者何曰君子敬其身以直心則暴慢遠而內無滯思君子義其心以方事則權衡定而外無妄舉有不為為斯順有不動動斯化何孤之有乎

時發及智光大者何曰言不居其成功而有終也是故君子之不言非固寵言之不足以成務也君子之不行非忘國行之不足以敦化也是故言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

慎不害者何曰近君之臣而發有過也口譽之不得而

咎且至矣可不慎乎詩云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其時乎其時乎

丈在其中者何曰文也者理也中也者至中之道也中而理斯順諸天下矣故黃中通理足以立天下之大本正位居體足以止天下之至善蓋道至於中則無餘理所止之位各得其體則無弗正矣程子曰臣居尊位罪斧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者其義深矣

道何以有窮乎曰陰道之窮也矣戰乎曰不窮則不戰其能敵陽乎曰當是時也陽方微陰已極玄黃之血宜乎其然也陽何以備之曰其在履霜之前乎亦已暮矣此劉絢所謂頻復不已至於迷復春秋書暈師師會伐鄭慶父伐於餘左之意也

保之問也既勿用有攸往又何以利建侯曰建侯將以求往也當其時不可往當其人則可往也何以君子經綸曰時難而民志未定故可創制度以一之也苟且而取具焉后世則難改矣是故井田不立兼井之難制也肉刑不立獄訟之滋煩也

鄉舉里選不立賢才之穢冒也中世之主更之則
衆駭襲之則民困自漢至元末之能行也故也曰
經綸經綸曰君子夫經綸者治絲之事縱橫有法
君子者成德之人體用咸備

初九自建侯可乎曰此蓋占得初九者利建他人以
爲侯耳夫初也當得民之際言之則人聽行之則
人從故可率衆利建人以為侯也若謂已可建侯
則叛逆之事不可訓矣然則畢萬之事非與曰辛
廖之占蓋推及后世言也故輔嗣曰屯難之世陰
求于陽民思其主之時也初處其首而又下焉宜

其得民也

不說翼卷之一

七一

六二之難何以反常也曰言二之應五婚媾之常也
乘初之剛則遭回不進而與五乖匪寇五之婚媾
然初剛方乘而貞女愆期不及汲于婚媾耳至十
年始字是反常也故君子尚義而俟命相時而後
動詩云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求而往明者何曰六四昏人也能下求婚媾之賢以
共政雖有不明亦可以獲明矣

施未光者何曰程子曰人君之尊雖也難之世於名
位無損唯其德澤有所不下故威權不在已欲驗

正之凶之道也故小貞則吉

上六何以不戒曰欲人之謹其始也始而不謹泣血
漣如又何及哉

蒙

保之問亨行時中者何曰志應剛中不潰者皆時中
也然必養正而後可養正則得中是以亨也是故
中可以兼正正可以至中張子曰人心多則無由
光明蒙雜而著著古著字雜著於物故為蒙也
蒙何以果行育德曰改蒙也夫山下之泉其行豈有
滯乎泉中之水其德豈可測乎故君子於蒙以有

仁義也

不說翼卷之一

八一

初六正法者何曰此發蒙之機也過此後發桎梏必
深矯揉斯難吝道也正法者正教也

子克家何以剛柔接也曰爭小忿則喪大和忘遠慮
則有近憂見細惡則廢大善泥小利則破大義四
者家之所以不齊國之所以不治也包其蒙如婦
人之暗且納焉其剛柔交際以處之者至矣此忠
臣孝子之心也

勿用取女何以行不順也曰見金夫而身且不顧行
也又何順乎故干祿之人不可以爲臣好利之徒

不可以為友德之所由敗國之所由喪也可不慎乎王輔嗣曰上九剛陽故稱金夫

獨遠實者何曰蒙而近實猶有憫焉而發之者蒙而遠實所謂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其誰與之不亦困且吝乎詩云取彼諸人投彼豺虎豺虎不食投彼有北有北不受投彼有昊故張子謂不愿不信蒙之失正也

童蒙之吉何以順以巽也曰順言乎其心也巽言乎其貌也言之則從行之則讓於天下其如視諸掌乎恃長而恥聞善養驕而憚從義雖聖人與居亦

大說翼卷之一

九

無如之何矣詩云或以其酒不以其棗需

潮問需有乎光亨矣又何以貞吉利涉大川曰吉利涉大川即所謂光亨矣以正而信又何患難之不濟

需何以飲食宴樂曰君子處信以履順妄動其危可立而至君子居正以俟時躁進其憂可坐而得若未有剛健中正之德而飲食宴樂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者也

利用恒無咎何以未失常也曰其經德不回之人乎

又何犯難以行之有耶伊尹曰恒厥德保厥位程

子曰雖不正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

若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

雖小有言何以吉終曰其以行在中乎常是時也過於退者謂我不索身也過於進者謂我不濟險也然索身則亂倫濟險則時未至是故小有言而不吉終者福人耳

災在外者何曰榮者辱之對也利者害之地也小人

見榮則忘辱辱至而不可辭見利則忘害害至而不可逃是故郊不能需則沙沙不能需則泥泥不

大說翼卷之一

二十

能需則血矣血由乎人我泥由乎人我

酒食貞吉以中正何曰中正之道既得雖以天下奉

一人可也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何以雖不當位未失也曰言

能敬焉雖未當位且未失況上六之當位者乎此

敬之德所以為大也

訟

書林問訟既乎何室既室何惕中吉既吉何又終凶

既凶何又利見大人既利見大人又何不利涉大

川曰訟非君子之事也故雖有孚亦吝蓋訟訟

也既室矣若臨事以求諸已又不為過言以誣人其室可通亦吉也既吉矣若終極其事則凶然尤不可見乎小人人者惟官惟友惟貨惟內惟來者也大抵訟危事猶大川也一步于此害不可測故曰君子作事謀始

訟何以作事謀始曰在上者以德行政斯遠欺在下者以德處身斯遠爭有爭而見室能惕而終凶知訟之無益也故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孔穎達曰天道西轉水流東注故曰違行需九二小有言終吉曰衍在中訟初九小有言終吉

不說翼卷之二

十一

曰其辯明奚異乎曰患之來也非量不能容非明不能察兼斯二者其免夫在中以量言在始以明言

不克訟何以歸逋竄也曰其見幾而作之人乎又何變乎三百戶之寵哉不然就祿而訟上其自取患乎自處卑約之訓非歟曰象止言歸逋竄而爻言邑人則知三百戶者二之先有者也夫三百戶豈為卑約哉

食舊德從上吉者何曰言從在上之人也蓋剛明果斷視己為高賢也詩云我心匪鑑不可以茹亦有

兄弟不可以據政云從上

復即命渝安貞何以未失也曰不克訟而復從其命非苟為比也變而安於正又何失之有乎不然是阿諛之臣耳命非正理乎曰命君命也若謂正理則重貞字矣

訟元吉何以中正曰其大畏民志者乎行且無訟矣以訟受服亦不足敬者何曰訟至於受服且不足敬也訟何足用哉訟無受服之理極言訟之不可尚也

師

不說翼卷之二

十二

世寧問毒天下豈聖人之言乎曰刺病所以安身誅暴所以綏良然非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其能乎故象正在常曰言毒天下在行師之時言

師何以容民畜衆曰天下莫險乎水可以覆舟可以溺人惟地則能含之矣天下莫險于衆可以克敵可以殄寇惟容則能聚之矣故君子養民于畝澮溝洫如父母教民以孝弟忠信如師保此省刑罰薄稅斂制撻以撻甲兵者也

失律凶者何曰滅者行師之名如弔民伐罪之舉也律者行事之法如攻殺擊刺之制也不以律雖滅

亦敗而況於不善乎故曰有制之師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然則智莊子論子邱之戰以順成爲戒不臧且律竭者何曰荀昔可謂知律而不知臧者也若荀林父者并律亦失之矣

與師大無功者何曰古之遺將者閭以外將軍主之雖人君不得而與焉而況使衆人主乎與師猶可說也宦寺之觀軍容監軍容不可說也撓敗師徒之訓非與曰若是則大無功者爲贅辭而凶字爲複出矣故詩云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師用文人長子何曰丈人積德厚而能服衆長子廉

不說異卷之二

十三

事熟而能用衆也趙去應頗用趙括是以敗績於長平詩云方叔元老克壯其猷顯允方叔擊荆宋威比

顯問比吉矣又何以原筮元永貞無咎曰上下相比則邦寧而身安雖比皆獲吉然上必度已之元永貞也斯能比乎民下必度上之元永貞也斯可比乎上是其比非苟合吉斯無咎矣王輔嗣曰安則不安者托焉火有其災寒者附之

建苗國親諸侯者何曰萬國曰建視天下猶一家無

棄民矣諸侯曰親視天下猶一身無遺賢矣故法之立也先建而後親恩之行也先侯而後國初六有他吉者何曰言積誠之效也是故有孚言始交也盈缶言既交也孚非有二物也交久而見其盈缶耳

不自失者何曰苟合者難一面與者不久失親者寡需誥上者無身皆其自失也比之自內由中心以比乎上忠義明直先正其我矣其有不同且久者乎故程子曰已以得君道舍而進乃得正而吉也若張子言愛自親始公道之正者亦

不說異卷之二

十四

通匪人之傷奈何曰君比小人禍及社稷臣比汙君災及宗族士比黨朋辱及身心匪人之傷自取之也

外比於賢何以從上也曰聖賢君子其道在已之上者也故溺於內比者爲徇己爲從下樂於外比者爲忘私爲從上

邑人不誠何以以上使中也曰親近者多恃寵而驕疎遠者罕寡援而懼邑人不誠約亦知顯比失前禽焉天下可知也其所漸磨者多矣

小畜

潮閱既施未行何以亨曰尚往而行則亨矣故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我者文王之自我乎曰文王而云我豈純臣哉我語辭不然小過六五亦文王之言乎

懿文德者何曰天不風雖有剛健好生之德不化也君子不文雖有純亦不已之德不變也故風行天表文見身外

義吉者何曰小人既得高位必畜君子以為助也苟志不堅貶其道與之合豈惟有過將同受其

本義彙纂卷之一

十五

害矣初九進復自道正已而物正者何咎之有義吉者事未可知而於義當吉也

亦不自失者何曰承初而言也牽初而復與之中道焉于天下可也中者相時而動不危言激論也

不能正室者何曰小人之訕君子之病也外夷之侮中國之隙也反目之事于妻乎何尤故君子務本

上合志者何曰言誠能協上以濟事也不然挾小人之術以畜人欲去血而出仍亦以難矣故誠

者動物安身之本也

不獨富者何曰程子曰小畜乃衆陽為陰所畜之時惟九五中正居尊而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且必援挽上下與之相濟富以其鄰也

有所疑者何曰有疑於前亦若君子矣是將待我而行賊也奚其征故曰陰疑于陽必戰

復

官問辯上下定民志者何曰履者禮也君子以禮理上則上不僭如天之威而尊矣以禮埋下則下不凌如澤之喜而卑矣及其至也日月星辰

本義彙纂卷之一

十六

序焉草木鳥獸若馬民志尚有不定者乎

獨行願者何曰慕外者喪志援上者踰節素履而往何所求於世哉知命與義者也故程子曰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則不能素履以

往矣

中不自亂者何曰在難而持其志居易而忍其欲人情耳當坦坦之時而以幽人之貞處之視富貴利達如浮雲耳其吉可知也

六三之象何曰冥行而妄作以當大位豈惟傷人亦以自傷故曰噬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干

大君志剛也

志行者何曰近君而位不中正上下之所尤怨者也
也懇懇自懼以稱其位而不淫于富貴也非志士豈能然乎

夫復貞厲何以位正當曰德且不可恃況於位乎
恃位則傷德九五剛健中正矣何以傷其德曰
因所處而改其德者多矣

泰

官問泰之象何曰其惟聖王之用賢相乎通其變
使民宜之其惟聖王之用賢相乎裁成輔相之

太說翼卷之十

十七

事何曰制度文為之跡損益因革之間非泰之
時不能舉也人倫四時之說非與曰此則自然
者也

志在外何曰君子積學於特待時而動有志於天
下國家者也非拔茅連茹則不能以共濟故程
子曰上進也

光大者何曰包荒而不遺遺者仁之容也馮河而
朋亡者義之決也仁且義中行之道也非其心
之光明廣大能如是乎然必先仁而後義故曰
包荒得尚于中行

天地際者何曰此欲以人而勝天也故象曰艱貞
無咎勿恤其孚

中以行願者何曰其願中道以下賢而致治者乎
故以祉元吉

其命亂者何曰城復于隍恃泰也自邑告命保城
也泰極之時祿盛治則志備務遠功則忽近見
亂而後救故貞吝者子夏曰隍城下池也城之體
由基土培扶乃得為城不然必損壞崩倒猶君
賴臣之輔翼云

否

太說翼卷之十

十八

官問否之匪人者何曰言致此否者皆匪人之故
也天地之否亦匪人之故乎曰三光虧食山川
崩壞亦由乎匪人耳

儉德避難何曰知也夫子之栖栖者愚乎曰君子
道其常聖人處其變未至聖人之地而欲為聖
人之用鮮不及矣

志在君者何曰此聖人並生之心也初六苟改其
邪心拔茅而貞聖人亦與其亨豈固不終較也
詩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不亂群者何曰此可與立矣若君子喜小人之包

承也而不察即沒乎其當矣其何以否亨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有命者何曰夫四也當否之時居近君之位假君威以震衆行已秘以招權微犯而中傷群怨而難言者皆其所爲也若是身且不保況疇離社乎苟動守君命合乎大道則可以濟否而福群賢天下信之其志可知也天命之說非與曰若歸諸天命則不可言志行又豈君子待否之心哉

位正當者何曰言有大人之德而又位正與之當

公說翼卷之十

一十九

也故位不足則不尊德不足則不信德位兼備而又有苞桑之懼斯不可休否乎

同人

顯問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者何曰文明則不言而信健則不行而至中正則不約而應程子曰同人者天下大同之道聖賢至公之心也故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小人則惟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爲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

君子之貞

類族辨物者何曰族有邪正也類其族而不仁者遠物有善惡也辨其物而暴政息

又誰咎者何曰言在門內則有私矣故親狎昵則踈遠忘分內外則町畦立出門同人四海皆兄弟也又誰咎

安行者何曰小人見善則必嫉善至則無間可投四夷窺夏則必侵夏實則無隙可抵故君子防意如城

困而反則者何曰尚勇不終而歸于讓求利不遂

公說翼卷之十

一廿

而歸于義雖非君子之純也比于死于勇利而不悔者有間矣

同人中直何以相克曰以先直而不遇故相克耳若夫致于奸讒與賢者踈遠至亂而不敢動者可謂先笑而後號咷矣噫

大有

顯問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何曰其惟剛明之聖人乎是故非至明不足以察天下之善惡非至剛不足以行天下之賞罰此奚異於天哉故王輔嗣曰德應於天則行不失時矣司馬公曰柔而

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

初九無交害者，何曰大有之時，人所易忽耳？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積中不敗者，何曰毅也？素有材力也。大車以載，弘也。弘而毅於天下，無難矣。詩云：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小人害者，何曰張子曰：非柔中文明之主，不能察非剛健不私之臣，不能通。故小人弗克。

明辨哲者，何曰言知幾也？書云：滿招損謙，受茲時。不說翼卷之一 一廿一

云：我友敬矣，謙言其與，其皆匪彭之章乎？

六五既信以發志，又何以易而無備？曰：人心險於山川，禍患生於所忽。

謙

官問君子之終者，何曰言有君子之德，斯能謙而有亨。不然，則雖謙也，卑而不光，卑而可踰矣。

衷多益寡者，何曰此夫子懼人之謙而不知變也，故宜謙而不謙者為寡，不宜謙而謙者為多，豈

平施之謂乎？觀此可以知一貫矣。

出民服者，何曰王輔嗣曰：復得其位，群陰所宗上。

承下接勞謙靡懈，是以吉也。

不遠則者，何曰君子以謙事上，則上不以為侵也，以謙處下，則下不以為陵也。無不利，撝謙上下之心，皆爾安矣。其知則乎？

征不服者，何曰記不云乎？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弛而不張，文武不能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張弛之意也。此之謂衷多益寡，稱物平施。

鳴謙志未得者，何曰惟志未得，故自聲其謙。如又能征邑國，焉已私去而志可得，謙不必鳴而人

不說翼卷之一 一廿二

自信矣。六二鳴謙，亦自聲乎？曰六二中正，惟自然耳。以謙有聞之說，非歟？若是則當云謙鳴也。且于鳴謙之體亦礙，故程子曰：積中發外，見于聲音顏色，故曰鳴謙。

豫

九儀問豫，何以作樂崇德？曰周茂叔曰：三剛正九疇，叙百姓泰和，乃作樂焉。夫人心未悅，則雖泰以威英，留馭祗滋帝若之怒耳。故鍾鼓非樂也。志窮凶，何曰程子曰：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至發于聲，幸輕淺如是，必凶也。